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
第十八回 苦口良言賈兄勸友 尋根究底陸姑詢僕

話說陸書終日在進玉樓迷戀。這一日清晨尚未睡起，王媽在帳子外喊道：「陸老爺醒醒，袁老爺叫他管家送書信來，要等回信呢。」陸書驚醒，趕著穿了小衣下牀。陸書接過來一看，只見信套紅簽寫著：「即呈陸文華老爺玉展」，旁有四個小字「立候回示」，後面寫著：「辛巳立秋日封發」。陸書將信套拆開，將裡面兩張六行書摘出來，只見上寫道：海棠逞豔，梧葉初調，伏稔文華四棣大人起居迪吉，福履亨嘉，定符私頌。憶自棣台初臨邗郡，再結金蘭，時與諸友朝夕盤桓，殆無虛日。孰意吾棣種有夙緣，走入蓬萊，坐擁仙姬，陶情絲竹，怡性風月，竟無暇念及故人耳。茲因新盤賈兄華誕，兄與穎士二兄、晴園五弟，擬假強大處公設壽筵，永日一聚。敢望移玉，即至方來茶社取齊。但恐仙姬不使劉郎離桃源洞口，亦祈示知，專此佈達，伏希霽鑒，兼候晨佳。

不宣。

愚盟兄袁猷拜誠

陸書看畢道：「可是順子送來的？」王媽道：「是他。」陸書道：「你下樓去向他說，我候候他家老爺同各位老爺。說我立刻就到。」老媽答應，下樓回覆順子去了。取了水來，與陸書淨面、漱口。便喊月香道：「月相公起來罷，陸老爺起來半會了。」月香道：「我今日困倦得很，還要睡睡呢。」陸書道：「你不要喊他，我到教場去呢，由他睡罷。」陸書洗漱畢，吃了蓮子，離了進玉樓。在北柳巷撞遇小喜子，跟著到了方來茶館，見賈銘們俱坐在那裡。

陸書趕近賈銘面前行禮道：「大哥，兄弟未曾到府祝壽，望乞恕罪。」賈銘答禮道：「小生日，何敢驚動賢弟大駕？請坐。」陸書又與吳珍、袁猷、魏璧見禮入坐，泡了條來。吳珍道：「陸兄弟，不是哥哥怪你，這連日戀住妙人，不會我弟兄們了。今日賈大哥華誕，不是袁兄弟寫信到，你連大哥生日總忘記了。該罰不該罰？」陸書道：「實是兄弟昏了，今日罰兄弟做東。」吳珍道：「我們早已議定，今日公分代大哥慶壽，不要你一人做東。」陸書道：「明日我請眾位哥、弟在進玉樓中、晚兩頓，替大哥補饌，又算賠罪，望哥哥們饒恕兄弟罷。」眾人一笑，忙喊跑堂的下下面來。眾人用畢，一同到了強大家，中晚兩台酒，至二更餘方散。

陸書到了進玉樓月香房裡坐下，月香道：「你今日玩到那裡去的？此刻才來？」陸書道：「今日是賈大哥生辰，公分在鳳相公那裡代他做生日的。」月香道：「你只圖開心取樂，把我一個人擱在家裡。」陸書道：「賈大哥們卻要叫人來接你，我因你早間說困倦，怕你去勞神，假說你身體不爽，所以未曾來接。那知此刻你反怪我。」月香冷笑道：「好日子好時辰，你平空咒我有病。你不必之乎者也了，你若把我接到他家去，你倒不能同心上人大放花燈的玩了。」陸書急得賭咒發誓。月香冷言冷語，只是哇咕。忽然對過房裡來了一人，王媽悄悄將月香喊去。

陸書獨自坐在房裡，心中煩悶，倒在牀上。只聽得對過房裡笑語聲，過了一刻，房門響聲，又聽得帳鉤響聲。又過了一刻，聽得腳盆響聲。又過了一刻，聽得月香悄悄送那人走出，又叮囑明日早來。那人腳步聲響下樓去了。

月香到了自己房裡。陸書見他鬢髮蓬鬆，問道：「你的頭怎樣蓬的？」月香道：「翠琴姐姐同我打了玩，被他一抓，將頭弄蓬了。」陸書道：「我在這房裡，並未聽見翠琴聲音，好像是個男人家說話。我也明白，你也不必瞞我了。」月香道：「你這人陡然變了，亂起疑心。明日你在家裡，我連房門總不出，免得你亂疑惑。」說著將臉往下一沉。陸書道：「你不必著急，我告訴你句話，我看見你們這裡《揚州煙花竹枝詞》內有一首道得好：

相公能乾住雙鑲，陪過張郎伴李郎。

熟客關門生客住，讓他生客刷鍋忙。

你如今比他更加能乾，反其所為：生客關門熟客住，讓他熟客刷鍋忙。」

月香聽了，登時嗚嗚咽咽哭道：「我們吃相飯的人雖是下賤，也還有賢愚不等。我雖落煙花數載，仍係處女。自你梳妝之後，並未留過別客，癡心腸尚指望你將我提出火坑，從一而終。那知你同我相交數月，盡是花言巧語。今日平空的冤賴我，將我說得下賤不堪，我這日子還有什麼過頭？那裡還有出頭日子呢！」倒在牀上哭泣。陸書反用好言百般安慰，才將月香勸住了嘴，仍在那裡迷戀。

他是由四月裡到了揚州，通共帶了一千多兩銀子，三四百塊洋錢，怎樣經得他如此揮霍浪費，已將銀兩用得罄盡，現在欠下許多鑲錢。蕭老媽媽子道：「月相公，我看小陸連日失魂落魄，我同他要過幾次銀子，他總是含糊答應，不像從前那樣豪爽，一說就有。我想他是外路人，在此地又無生意買賣。我代他划算，這些時在這裡用的銀子也不少了，倘若他玩乾了，儘管留他在這裡，日累月重，將來如何起結？」月香道：「老乾娘，你不說我卻忘記告訴你了，有半個月頭裡，我看見他的金戒指、金間指不在手上，我問他那裡去了，他說是在澡堂裡洗澡除下來擦皂角，忘記在涼池板凳上，未曾戴起來，過後去找就沒有了。我還疑惑他把與那壞東西，同他吵了一夜。那知他前日出去一走，回來時膀子上金鑲，連掛的那副金剛牙杖總沒有了。我問他，說是親戚家借去當了。我想他姑爹在鹽務管賬，家道饒裕，未必同他借當，想必是他自己當的。這兩日那手上翡翠班指也不看見了。」

蕭老媽媽子道：「我有個主見，你大大的放他一個差，試探試探再作道理。」月香應允。等陸書來了，加倍奉承，向他道：「翠琴姐姐前日接了一個外路客，打了一根金兜索子把他，在我跟前儘管擺方子。我如今同你要根金兜索子，要一兩六錢重，瘦的我不要。你一兩日就代我辦了來，讓我也氣氣他。」陸書平昔凡是月香所要之物，從未回過。今日聽見他要金兜索，須要二三十兩銀子才夠，自己的銀子用盡，那裡去辦？又不能回卻，只好含糊答應。過了兩三日，月香催促討要，陸書道：

「我已經著人回家去取銀子，等拿了來代你辦就是了。」月香冷笑了一笑。從此待陸書的光景比前冷淡得多了。蕭老媽媽子聽得月香說陸書差未辦到，料想他已經玩乾，更加追著要銀。

陸書總說銀子未曾拿來，今三明的推諉。

這一日早間，陸書到了方來茶館，只有賈銘一人在那裡。

彼此招呼入坐吃茶，談了幾句閒文。賈銘道：「愚兄有幾句話，賢弟不必見怪。」陸書道：「大哥有話儘管說，小弟何能見怪呢。」賈銘道：「賢弟初到敝地之時，曾經談及係奉老伯之命，來揚州納寵。因見月香姿色可愛，意欲買他為妾。愚兄們不合教賢弟以薄餌釣之。孰知賢弟在彼揮金如土，竟忘了正題。愚兄暗為賢弟划算，這數月間費用，已不下數百餘金。這些地方重在銀錢，前日愚兄在彼，見月香待賢弟不似從前那般親熱。

賢弟今在異鄉，倘若將銀錢用盡，非獨這粉頭冷面相看，就是賢弟回府，亦難對老伯。賢弟須當早為斟酌，月香可圖則圖之，如彼高抬身價，賢弟則當速為另覓小星，早回尊府，以慰老伯父母懸望之心，切勿等待人財兩失之時，那就難了。賢弟今在迷戀之際，愚兄忝有一拜之交，豈能緘默不言？冒昧瀆陳，幸勿見怪。」

陸書聽了，面色通紅道：「大哥金石之言，弟懵懂，焉敢見怪。但弟已向月香談明，看他並非無意於弟，屢次寫信喊他叔子，說是八月准到。諒他來時，一言可就，故此小弟癡癡坐待，未曾別覓。今日兄言及此，真使小弟茅塞頓開。小弟現在亦欲早為打算。」正談之間，吳珍、袁猷、魏璧陸續來到，各用早點已畢，賈銘邀約眾人到強大家吃午飯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陸書的姑丈熊大經在鹽務司賬，日日匆忙，無暇料理家務。陸書到揚州，他只說是來探視姑母，留在家中，自有妻子管顧，故未過問。前因六月十八日東家請賬房眾同事游湖，座中有人談及陸書來揚如何揮霍，又將遠遠船上陸書同著許多女

妓指與熊大經看視。大經望見，不由得怒從心起道：

「這畜生如此浪蕩，總是全舅過於溺愛。今在揚州這般狂為，弟實不知。早晚定然著他回去。」那人道：「非弟冒昧多言，誠恐令親惹出事來，累及閣下受氣。」大經道：「承蒙關切，心感之至。」陸書在船上只顧快樂，那裡料得他姑丈也出來游湖。

熊大經游了湖回歸，將這件事記在心裡。今日偷閒早早回家，用過晚飯，就將陸書這些行為向妻子陸氏告知。陸氏聽了不勝詫異。次日熊大經起來，仍到店裡辦事去了。陸氏將司閹王福叫到裡面來問道：「王福，你可知道陸大爺終日在外面所交何人？所作何事？每日是多早晚回來？」王福道：「陸大爺初到這裡，是清早出去，晚間或是二更，或是三更回來。由五月初間，或是隔三四日回來住一宿，或是五六日才回來一次。」

小的已曾問跟陸大爺的小喜子，說他主人在這裡結拜了幾個弟兄，每日在天凝門外藏經院什麼人家玩笑。太太要問細底，將小喜子叫進來一問就明白了。」陸氏道：「小喜子此刻可在家裡？」王福道：「他每日是晚間吃了晚飯才回來呢。」陸氏道：「今日等他回來，你同他到裡面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王福答應退出。

等到二更多時分，小喜子吃得酒氣醺醺，敲開大門就要到書房睡覺。王福將他攔住道：「兄弟緩些去睡，太太著你進去有話問你。」小喜子聽了，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姑太太喊我問話，必是主人在外所做的事有了風聲，故此問我。我還是瞞與不瞞？若是瞞藏，又恐姑太太究罪；若是直說出來，主人又要嗔怒。事在兩難。」自己躊躇半晌，想道：「紙也包不住火，如今主人已將銀子玩完了，我再隱瞞不說，明日還不得回常熟去呢。就是主人知道了，我只推著是姑太太聽見外人說的就是了。」主見想定，跟著王福到了後面。

此時熊大經未回來，陸氏坐在堂屋裡燈下，拿了一副象牙牌，在那裡闖五關斬六將。王福走到簷前道：「太太，小喜子來了。」小喜子趕忙請叫了一聲「姑太太」，垂手站立。陸氏見小喜子來了，就將象牙牌推開，問道：「小喜子，我有句話問你。你主人在此交結何人？平日所做何事？因何日夜不歸？」

你是貼身服侍他的，從實告訴我。若代他含糊瞞藏，我叫姑太爺拿帖把你送到衙門裡打著問你，不怕你不說。」小喜子聽了，連忙打了一個搶千，道：「姑太太不必動怒，小的不敢隱瞞。小主人到了揚州，因到教場閒玩，到茶館裡會見當初問罪到常熟去的個姓袁的，另外一個姓賈、姓吳、姓魏的。」陸氏道：「這些什麼人？」小喜子道：「那姓袁的據說靠著放債過日子。那姓賈的是運司裡清書。姓吳的是揚關差役。姓魏的是鹽務候補的少爺。他們五人在小金山拜了弟兄，終日吃花酒玩笑。小主人在天凝門外藏經院裡看中了一個女妓，名叫月香。小主人打了金鑊子，做了好些衣裳與他。初次在那裡住宿，又花了一百多銀子。端午看龍船，代月香做生日，後來月香害病，做喜樂會，代月香還福，六月十八叫燈船同月香們游湖，常在那裡住宿。將家裡太爺〔把與的〕五百幾十兩銀子，大爺在家又私自拿了太太幾百兩銀子、幾百塊洋錢，現在總花用完了。又將帶的金鑊、金戒指、金牙杖、許多衣服，總當了銀子，在那裡花用。小的是句句實言，不敢瞞藏。」

陸氏聽了，詫異道：「你主人到揚州，無非是到我家看看我，帶這許多銀子做什麼？」小喜子道：「姑太太難道不知，我家小主人與家裡大奶奶不大和睦，未曾生相公。家裡太爺把銀子，叫大爺到揚州買個小姨娘回去的。這話小主人可曾與姑太太談過？」陸氏道：「呆娃子，他若是將這些話告訴過我，我何能讓他在外如此亂鬧？你是他貼身服侍，跟隨到揚州來的，他在外面如此浪費，你因何不早來回我？如今他將銀子花用完了，叫我如何對你家太爺、太太呢？你主人今日可曾回來？」

小喜子道：「今日還是在那裡住宿，叫小的回來。」陸氏道：「你明日到那裡將你主人請了回來，就說我有話同他說呢。」小喜子答應，同著王福退了出來，仍到書房宿歇。

熊大經歸來，陸氏將問小喜子這些話逐細告知。熊大經聽了，埋怨道：「我因店事羈纏，刻難分身，家務各事，倚托有你照管。你的姪兒到了這裡，住在我家多日，他竟日夜不歸，你在家中毫不覺察。如今他將帶來許多銀兩、洋錢浪費罄盡，雖說是他不成材，不學好，叫我夫妻如何對他父母呢？」陸氏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追悔不及。」收拾安寢。